

《蒯彻装疯》

(一名:《喜封侯》)

主要角色

蒯彻: 老生
 陆贾: 老生
 乞丐甲: 丑
 乞丐乙: 丑
 刘邦: 生
 陆贾: 末
 萧何: 外
 樊哙: 净
 内监: 丑

情节

汉韩信为破楚大元帅，以功封三齐王。其时，天下大权皆归于韩信。齐人蒯彻，极有机变。在韩信帐下逆料汉高疑忌太甚，必不能保全功臣，劝信叛汉，韩信不从，蒯彻遂佯狂于市。及九里山一战，楚灭而天下一统，韩信即降封为淮阴侯，又被吕后诱斩之，夷其三族。韩信临死有言，悔不用蒯彻之计，为貌女子所诈。帝即命陆贾取蒯彻前来问罪。陆贾奉命往齐，果见蒯彻或哭或歌，语言颠倒，乃智诱与语，始恢复其故态。遂送至洛阳见帝。帝欲烹之，置油鼎于殿上，蒯彻侃侃直陈，既不推诿，又不瑟缩；帝为之动容，因赦其罪。蒯彻乞韩信首级，葬于淮阴。予以官，不受；闲散以终其身。

注释

是剧为名伶汪笑侬生平所最擅长者。每逢串演时，舞台中座位，几有无隙可乘之势。可见笑侬之唱功做作，自有出人头地之处也。

根据《戏考》第十六册整理

【第一场】

(四龙套引陆贾同上。)

陆贾 (白) 俺，陆贾。奉了大王之命，捉拿蒯彻。来，打道前往。

(众人同下。)

【第二场】

(蒯彻上。)

蒯彻 (西皮摇板) 实指望忠心来报国，又谁知无故起风波。

(白) 俺，蒯……

(蒯彻两下观望。)

蒯彻 (白) 俺，蒯彻，字文通；汉室为臣。只因韩元帅登坛拜将，官封三齐王之职，圣上听信逸言，道他谋反，就将他斩首在未央宫。可恨那萧何老儿，又在万岁台前奏道，说那韩元帅造反是我蒯彻主谋，要拿我问罪。是我假装疯颠，在此躲避。苍天吓，天。想当初楚汉争锋之时，那项羽兵临咸阳城下，无人对敌，那时我主言道，有人退却楚兵，加官受赏。又道是：“如若霸王坏，三齐王即拜；如若霸王在，三齐王无人戴。”不想那韩元帅，将项羽围困在九里山前，十面埋伏，立逼霸王乌江命丧；即封韩元帅为三齐王。四方平定，江山一统，反把个盖世英雄斩首在未央宫中。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西皮原板) 提起了韩元帅珠泪双落，好叫我蒯文通咬碎牙窝。

想当初楚汉争各起烽火，
韩元帅领雄兵大起干戈。
九里山十埋伏团团围裹，
立逼那楚霸王命见阎罗。
封韩信三齐王威名赫，
怎想到未央宫把他的头割。
到如今有萧何又诬赖我蒯彻，
无奈何我只得假装疯魔。
将身儿且在那茅檐下坐，

(二乞丐同上。)

乞丐甲 (数板) 吃得饱，睡得着，世人没有叫化高。要得多，吃个饱；讨得少，将就了。叫化回来睡上一觉，一睡睡的日头大高。终日浪荡乐逍遥，看起来真比做官高。
(白) 伙计：你看咱们要饭，真比做官还好的多啦！一身无挂碍，讨的多来，多吃一口；讨的少来，少吃一口。心里什么事也不管，比做官强似百倍。你看他们做官的，说是好起来，就是轰轰烈烈；说一个不好，就要杀头问罪！

乞丐乙 (白) 闲话少说，今天没有事，咱们去看看那一个疯子，还在那里不在？

乞丐甲 (白) 好，咱们去逗逗他去。嘿！他还在这儿呐。

乞丐甲、乞丐乙 (同白) 喂，疯子！你在这里做什么呐呀？
(蒯彻扯住乞丐乙。)

蒯彻 (西皮原板) 却原来是我的儿……

乞丐甲 (白) 哟，你敢情是他的儿子吓！

乞丐乙 (白) 你别开玩笑啦！
(蒯彻扯住乞丐甲。)

蒯彻 (唱) 你是他的哥哥。

乞丐乙 (白) 你也是他的儿子。咱们两个人倒成了弟兄啦！

蒯彻 (三笑) 哈哈，吓哈，吓哈哈哈哈哈！

乞丐甲、乞丐乙 (同白) 他笑起来。

蒯彻 (西皮导板) 到如今我与你同欢乐，

乞丐甲 (白) 你为什么事，这个样儿的乐？

蒯彻 (白) 你听了：
(西皮原板) 我定要入洞房匹配姣娥。

乞丐甲 (白) 他原来是要娶媳妇吓！我问问你：你的丈人是谁呀？

蒯彻 (白) 听呐：
(西皮原板) 我丈人可就是丞相萧何，

乞丐甲 (白) 他丈人是当朝宰相萧何，你的丈母娘是谁呀？

蒯彻 (白) 有呀。
(西皮原板) 我丈母她就是萧何的老婆。

乞丐甲 (白) 这可倒说得好，丈人是萧何，丈母娘自然是萧何的老婆。

乞丐乙 (白) 她断不能是你的老婆！

乞丐甲 (白) 你别胡说啦。我再问问你：是谁与你做的媒人呀？

蒯彻 (白) 听了：
(西皮原板) 我的媒原来是秦始皇来做，

乞丐甲 (白) 好，他的媒原来是秦始皇做的。那么你的媳妇是谁呀？

蒯彻 (白) 有吓！
(西皮原板) 我的妻她就是月里嫦娥。

乞丐甲 (白) 他说他的妻子就是月里嫦娥。伙计，这嫦娥你可曾见过么？

乞丐乙 (白) 我没有见过。

乞丐甲 (白) 你没有见过，我可是见过。

乞丐乙 (白) 你在哪里见过？

乞丐甲 (白) 我看见过梅兰芳的《嫦娥奔月》。

乞丐乙 (白) 那是戏！

乞丐甲 (白) 那是“戏”。咱们唱的，难道说不是戏么？
既是娶亲，可有人与你贺喜么？

蒯彻 (白) 有吓！
(西皮原板) 满朝中文武臣俱来庆贺，

乞丐甲 (白) 满朝文武俱来庆贺，你给他们什么吃呀？

蒯彻 (白) 有吓！
(西皮原板) 我与他山珍海错、珍馐美味、还有那熊掌燕窝。

乞丐甲 (白) 你听见没有？他说熊掌燕窝。这熊掌我们是没有吃过；这燕窝我可是吃过的。

乞丐乙 (白) 你在哪里吃过？

乞丐甲 (白) 你看那破庙的房檐底下，小燕搭的窝，把他拿下来，切切吃。

乞丐乙 (白) 好吃么？

乞丐甲 (白) 不好吃，太牙碜。
我问你这送亲的是哪一个呀？

蒯彻 (西皮原板) 送亲人可就是你们两个，

乞丐甲 (白) 好，咱们两人成了大舅子了。
我们两个人来送亲，有什么好处没有吓？

蒯彻 (白) 有吓！
(西皮摇板) 我要请你二人吃大餐，再坐马车。

乞丐甲 (白) 这可就不对了。想那汉朝的时代，焉有大餐马车呐？

蒯彻 (白) 有道是：孔子圣之时者也。他当年生在列国之时，所以专讲安邦定国，若要生在这共和时代，少不得也要如此。况且逢场作戏，你又何必深究吓！

(内鸣开道锣。)

乞丐甲 (白) 你看那旁有一伙人来了，咱们快走吧。

(二乞丐同下。)

蒯彻 (西皮摇板) 耳边厢又听得鸣锣声过，
倘有人到此来又费唇舌。
我这里藏至在羊圈来躲，
怕的是平地里又起风波。

(四龙套引陆贾同上。)

陆贾 (白) 这人果在此地，待我下马唤他一声。
吓，蒯先生，请出来呀！

蒯彻 (西皮摇板) 耳旁边又听得有人唤我，
向前去看他有何话说。
(白) 原来是陆大人。

陆贾 (白) 你装的好疯吓！

蒯彻 (白) 事到如今，只得如此。

陆贾 (白) 今有萧何丞相在万岁驾前奏道：三齐王造反是先生与他主谋，特命下官前来，
拿你治罪。

蒯彻 (白) 如此，一同前往。

陆贾 (白) 且慢！先生此番前去，凶多吉少、生死难料，依下官之见，不如快快逃走了吧！

蒯彻 (白) 大丈夫生在上，生何足欢，死何足惧！来来来，将刑具戴上！

陆贾 (白) 你我一殿为臣，此时不戴也罢！

蒯彻 (白) 国家法律，焉有不戴之理，拿过来呀！
(西皮摇板) 我这里将刑具一一戴过，
此一番到金殿哪顾死活。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四太监、王陵、樊哙、萧何、陈平引刘邦同上。)

刘邦 (西皮慢板) 有孤王上金殿金钟三响，
文站东武立西排列两厢。
有韩信在朝中登台拜将，

官封他三齐王扶保朝堂。
 谁知他起反心要把国掌，
 因此上才将他斩首未央。
 将身儿且坐在金銮殿上，
 等候了陆贾回细问端详。

(陆贾上。)

陆贾 (念) 盖世忠良无下场，撩袍端带见君王。
 (白) 臣陆贾见驾，吾皇万岁！
 刘邦 (白) 平身。
 陆贾 (白) 万万岁！
 刘邦 (白) 命你捉拿蒯彻，可曾拿到？
 陆贾 (白) 现在午门。
 刘邦 (白) 将他绑上来。
 陆贾 (白) 领旨。
 将蒯彻押上来！

(四校尉押蒯彻同上。)

蒯彻 (西皮摇板) 韩元帅本是忠良将，
 汗马功劳无下场。
 来在金殿用目望，
 文臣武将站立两旁。
 这一旁站的是萧何丞相，
 那一旁有陈平为国忠良。
 这一班文共武俱是开国之将，
 单单不见了三齐王。
 怒气冲冲金殿上，
 站立在丹墀下对答刘邦！
 刘邦 (白) 胆大蒯彻，见了孤家为何不跪？
 蒯彻 (白) 想我蒯彻，自昔侍奉三齐王韩信，今日不见三齐王，你叫我跪哪个？
 刘邦 (白) 那韩信谋反，本是你与他主谋，正要将你治罪，你还敢多言！
 蒯彻 (白) 住了！既然说我替韩信主谋，何不将韩信唤来，我二人一同质对。
 刘邦 (白) 这……这韩信已斩首在未央宫中了。
 蒯彻 (白) 想那韩信，有十大汗马功劳，忠心保国。也不知是何人，诬他造反，不论青红皂白，就将他斩首在未央宫中，今日又说是我蒯彻与他主谋。看将起来，你可算是昏王无道也！
 刘邦 (白) 大胆！
 (西皮摇板) 胆大的蒯文通实实狂妄，
 敢在这金殿上辱骂孤王。
 叫人来将油鼎与孤抬上，

(四校尉抬油鼎同上。)

刘邦 (西皮摇板) 管叫你一霎时命丧无常。
 蒯彻 (笑) 呀哈哈哈哈哈！
 刘邦 (白) 你为何发笑？
 蒯彻 (白) 我笑那三齐王，领兵之时，曾与霸王连番征战，将他诱在九里山前，大埋伏三十六，小埋伏七十二，安排十面，围得铁桶一般，霸王无奈，败在乌江，自刎而亡。当时若无韩信，怎能一统天下？今日四方已定，太平安享，你反把他斩首未央；又听逸言，将彭越杀死。今日又要害我蒯彻，满朝文武各各伤心。凡有人心者无不酸鼻落泪也！
 (西皮二六板) 忆昔当年三齐王，
 他与项羽动刀枪。
 九里山前调兵将，
 立逼霸王自刎乌江。
 今日太平你安享，
 反把个能征惯战、足智多谋三齐王斩首在未央。

满朝中文武臣伤心落泪把话讲，
俱言道盖世功劳反无下场！是何人保你坐朝堂？
罢！罢！罢！我今已死纵冤枉，
落一个青史名标在万古扬。

(蒯彻扑向油鼎。)

刘邦 (白) 慢来！
(西皮摇板) 听一言倒叫孤无有话讲，
(白) 将油鼎抬下去。

(四校尉抬油鼎同下。)

刘邦 (西皮摇板) 也是孤做事欠思量。
侍内臣将冠带与蒯卿换上，
内监 (白) 蒯先生，走吧！
蒯彻 (白) 往哪里去？
内监 (白) 到朝房去冠带去。
蒯彻 (白) 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做官了。
内监 (白) 你来吧。不要拿捏了！

(内监扯蒯彻同下。)

刘邦 (西皮摇板) 这件事是萧何错奏本章。
萧何 (西皮摇板) 望万岁开皇恩不把罪降，
这也是臣萧何奏本荒唐。
陈平 (西皮摇板) 老丞相不该把本来上，
险些儿又屈杀一个忠良。

陆贾、
樊哙 (同西皮摇板) 萧丞相切莫要把本乱上，
怕的是忠良臣俱无下场！

刘邦 (西皮摇板) 众卿不必纷纷讲，
快宣蒯彻上朝堂。

内监 (白) 蒯彻上殿！
蒯彻 (内白) 来也！

(蒯彻上。)

蒯彻 (西皮摇板) 一席话说得他龙心释放，
我这里端玉带忙见君王。
(白) 臣蒯彻叩谢万岁不斩之恩！

刘邦 (白) 卿家平身！

蒯彻 (白) 万万岁！适才为臣言语颠狂，还求万岁恕罪！

刘邦 (白) 孤不降罪于你。孤王有意，在咸阳城内，起造祠堂一座，供奉彭越、韩信，春秋致祭。就命卿家监工筑造。领旨下殿。光禄寺大排筵宴，与众卿贺功。

众人 (同白) 谢万岁！

(众人同下。)

(完)